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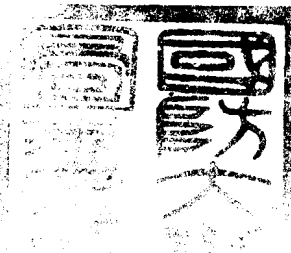
GF 03/15



跨国界行动

——特种部队战例

田原 杜天俊 编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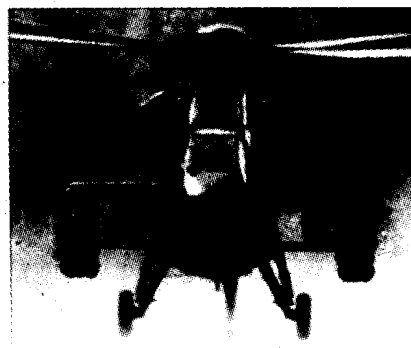
特种作战部队的建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以其惊心动魄的行动，奇迹般的胜利，充分显示了特种部队的卓越功绩。

大战后 50 年来，在世界各地接连不断的双边冲突或局部战争中，特种部队表现得更加活跃，在反劫持、反恐怖活动中，更是表现非凡。

本书搜集了当今世界上发生的真实事例，生动再现了美国、西德、埃及、以色列等国鲜为人知的特种部队，在反劫机、反恐怖、反暴力和营救人质作战中的情景……。特遣队员在激战中那大无畏的精神，激发了人们对恐怖活动的谴责，并强烈感受到人类对世界和平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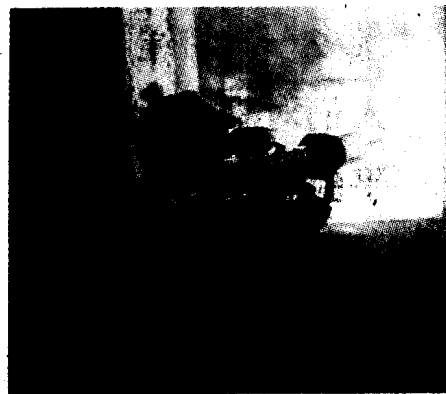
目 录

● 海战劫持“阿基利·劳罗号”暴徒作战	(5)
“阿基利·劳罗号”被劫	(5)
地中海的交易	(8)
一个危险而又奇特的方案	(10)
克里特岛 F-14 战斗机布下的伏网	(13)
暴徒的动向和各国的反应	(15)
● 法国航空公司“空中公共汽车”	(16)
A-300 事件(恩德培作战)	(16)
啊、劫持! 苦恼的以色列	(16)
B 计划	(20)
“雷电行动”方针	(23)
划时代的成功	(26)
撤回	(30)
● 对利比亚的奇袭作战	(31)
白宫—令人震惊的宣布	(31)
死亡的境界线	(31)
“迪亚罗峡谷”行动	(35)
海牙聚会	(37)
长驱直入奇袭利比亚	(37)
的黎波里的愤怒	(40)
美国电视特派员大显身手	(42)
接踵而来的恐怖活动	(43)
并没燃起熊熊烈火	(43)
第二次袭击计划	(46)



目 录

● 西德汉莎航空公司波音737事件	(49)
夜幕下的摩加迪沙	(49)
第9部队秘密出击	(51)
● 夺回“马亚吉斯号”作战	(54)
“马亚吉斯号”被扣留	(54)
白宫的选择	(56)
柬埔寨海域对峙	(58)
通岛冲突	(61)
船员获释	(63)
● 埃及航空公司的波音767事件	(66)
疯狂的劫机犯	(67)
战斗777部队突击	(68)
● 比利时萨韦纳航空公司波音707事件	(71)
萨韦纳客机被劫	(71)
90秒的战斗	(73)
● 袭击“西俘虜收容所”作战	(75)
“象牙海岸”计划的产生	(75)
艾格林空军基地	(80)
决断之路	(83)
出发	(85)
帷幕在失望中落下	(89)
● 各国特种部队简介	(91)



跨国界行动

——特种部队战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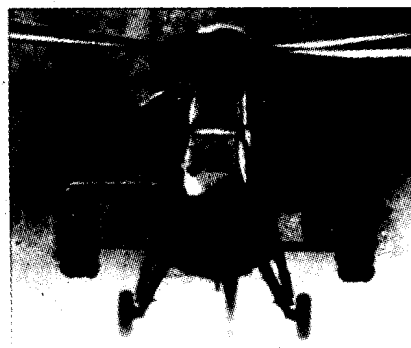
田原 杜天俊 编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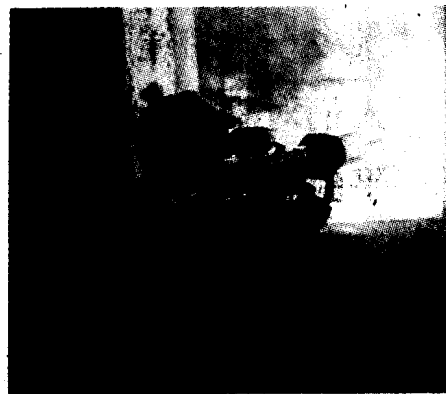
目 录

● 海战劫持“阿基利·劳罗号”暴徒作战	(5)
“阿基利·劳罗号”被劫	(5)
地中海的交易	(8)
一个危险而又奇特的方案	(10)
克里特岛 F-14 战斗机布下的伏网	(13)
暴徒的动向和各国的反应	(15)
● 法国航空公司“空中公共汽车”	(16)
A-300 事件(恩德培作战)	(16)
啊、劫持! 苦恼的以色列	(16)
B 计划	(20)
“雷电行动”方针	(23)
划时代的成功	(26)
撤回	(30)
● 对利比亚的奇袭作战	(31)
白宫—令人震惊的宣布	(31)
死亡的境界线	(31)
“迪亚罗峡谷”行动	(35)
海牙聚会	(37)
长驱直入奇袭利比亚	(37)
的黎波里的愤怒	(40)
美国电视特派员大显身手	(42)
接踵而来的恐怖活动	(43)
并没燃起熊熊烈火	(43)
第二次袭击计划	(46)



目 录

● 西德汉莎航空公司波音737事件	(49)
夜幕下的摩加迪沙	(49)
第9部队秘密出击	(51)
● 夺回“马亚吉斯号”作战	(54)
“马亚吉斯号”被扣留	(54)
白宫的选择	(56)
柬埔寨海域对峙	(58)
通岛冲突	(61)
船员获释	(63)
● 埃及航空公司的波音767事件	(66)
疯狂的劫机犯	(67)
战斗777部队突击	(68)
● 比利时萨韦纳航空公司波音707事件	(71)
萨韦纳客机被劫	(71)
90秒的战斗	(73)
● 袭击“西俘虜收容所”作战	(75)
“象牙海岸”计划的产生	(75)
艾格林空军基地	(80)
决断之路	(83)
出发	(85)
帷幕在失望中落下	(89)
● 各国特种部队简介	(91)



前 言

特种作战部队的建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以其惊心动魄的行动，奇迹般的胜利，充分显示了特种部队的卓越功绩。

大战后 50 年来，在世界各地接连不断的双边冲突或局部战争中，特种部队表现得更加活跃，在反劫持、反恐怖活动中，更是表现非凡。

本书搜集了当今世界上发生的真实事例，生动再现了美国、西德、埃及、以色列等国鲜为人知的特种部队，在反劫机、反恐怖、反暴力和营救人质作战中的情景……。特遣队员在激战中那大无畏的精神，激发了人们对恐怖活动的谴责，并强烈感受到人类对世界和平的渴望。

拦截劫持“阿基利·劳罗号”暴徒作战

1、“阿基利·劳罗号”被劫

意大利“阿基利·劳罗号”游船全长196米,宽20米,重2.3629万吨,1947年建造,船体涂青白色,船长费拉多·德罗萨,乘务员331名),载着755名乘客,为了巡游地中海,1985年10月3日离开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港,预定经过意大利的那波里和锡拉库扎、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塞德、以色列的阿什林德、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希腊的罗德和比雷埃夫斯、意大利的卡普里岛,最后回到出发港热那亚,共航行11天。

每天,旅游船上的生活是快乐的。万里无云的碧空之下,海面上微风拂面,人们简直可忘却一切。白天,乘客们有的或玩乒乓球、甲板高尔夫球,有的或在游泳池畅游或在池边聊天,晚上,则或举办宴会,饱享口福,或观赏节目,跳舞取乐,以至于不知深夜已至。

客人当中,有从纽约和北部新泽西州来的一伙趣味相投的朋友或邻居,年龄均在60至70岁。其中,有位叫玛里琳的女士,家住曼哈顿。在她的倡议下,这伙人的老年旅行才得以成行。她的丈夫利昂·克里霍弗曾两次患脑溢血,这次也坐着轮椅前来参加。

10月6日,是星期天,刚巧是玛里琳的生日,人们为了表示祝贺,跳舞一直跳到深夜。

“阿基利·劳罗号”在那波利、锡拉库扎接受新的乘客后,于7日上午7时30分驶抵亚历山大港。

这天,应乘客的要求,有666人离船,前

往参观金字塔和逛开罗城,作一日游。

旅游船载着180名乘客于上午11点离开亚历山大港,开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德港。离开不久的、前往参观金字塔的一伙人,预定在事毕之后由陆地到塞德港,晚上回船汇合。

玛里琳和她丈夫留在了船上。在新泽西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出生的米尔德里德霍迪斯女士,原打算与丈夫同去旅游,但临行前又改变了主意。她并非圣贤,当然不会料到因此而倒了可怕的大霉。

事实上,在热那亚有4名据认为是巴勒斯坦的人偷偷地登上了该船。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

“阿基利·劳罗号”上的一位女服务员在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她曾经询问过这4名可疑人的国籍,结果他们回答说是挪威人。

这天,游船在晴空万里的地中海上静静地航行,似乎一切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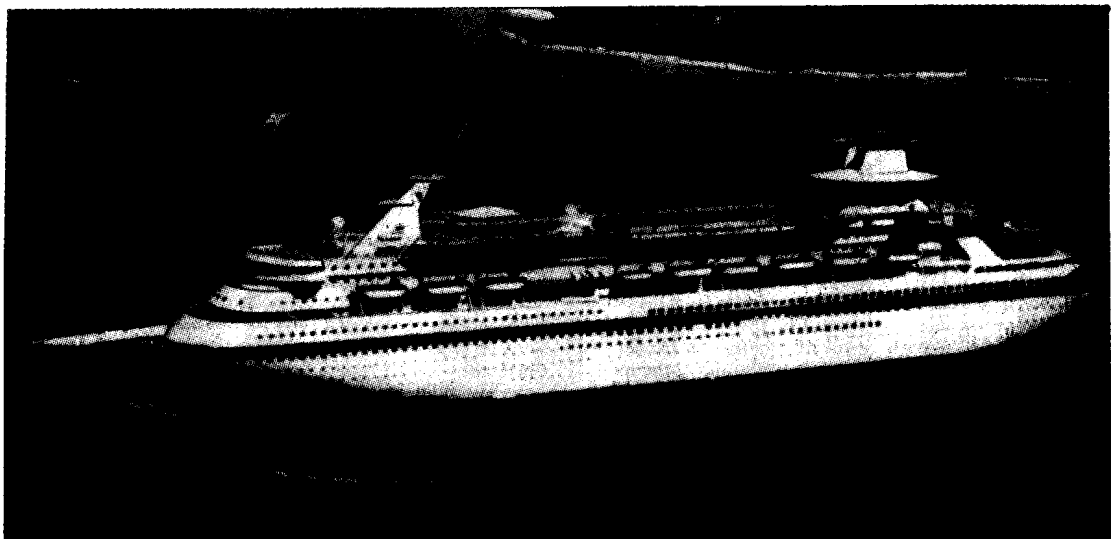
在游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后4小时,突然有2个拿着机关枪和手榴弹的人,登上了船桥,用扩音器大声喊道:“我们已劫持了这艘游船,所有乘客都到餐厅集合!”

于是,在中东发生了第一次劫船事件,船内一片混乱。

也许这时暴徒开了枪,有人喊:“快爬到甲板上。”一位乘客叫苦不迭:“会被杀掉的,一切全完了。”

餐厅里,一个暴徒高举着手榴弹,摆出马上就要拔掉保险栓的架式,另一个暴徒对着乘客威胁道:“不要动手动脚,否则就立即开枪。”不知是谁小声嘀咕:“是巴勒斯坦人。”

暴徒宣告他们劫持了游船之后,把美国



人和英国人同其它国家的乘客分开，并在他们身旁放置了汽油罐，而且叫喊：“我们的对头是美、英帝国主义者。”

暴徒对英国的一位舞蹈家卡莉娜说：“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就全部杀掉美国人和英国人。”

后来她说道：“对政治要求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不晓得为什么抓我们并受到那样野蛮的对待。”

站在船桥上的一个暴徒，威胁船长，并命令他把船开往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另一暴徒把枪口对准了船长。

船只在塞德港以北 30 海里的海面上航行，船长用无线电呼叫埃及港湾当局，并报告船只被游击队劫持。

暴徒自称是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LF)的成员，他们要求将关押在以色列的 51 名游击队员释放。并扬言：“如果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连船带人一起炸毁。”

实际上，51 名游击队员中，有个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著名人物，叫阿尔·坎塔利。他被

称为：“纳哈里亚”的英雄，是游击队的首领。1979 年，在以色列北部的疗养圣地纳哈里亚，他伙同另外三人杀害了一位男性居民，还用苏制冲锋枪托击杀了他年幼的女儿。

据以色列政府消息，暴徒的要求是释放关押在该国的“777 部队”成员。据说，9 月 25 日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港杀害正在游艇上的三名以色列男女的事就是他们干的。

事实上，以色列为了报复这次杀害事件，在上一年 10 月 1 日派一支 F-15 飞行队长驱飞行 2,400 公里，闯入突尼斯共和国首都突尼斯，轰炸了该部队的总部，并杀害了包括居民在内的 70 人。这次轰炸，不仅激起了巴勒斯坦，也激起了整个阿拉伯的反以反美情绪。

但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情况是复杂的，罪犯究竟属于哪一个派别并不清楚。关于这次的劫船事件，PLF 的主席塔拉特·雅可布立即申明同暴徒没有关系，而 PLO 的发言人也表示没有关系。

在陆地上度过了一天的 666 名乘客，7

日傍晚返回塞德港等船。尽管船只已经晚点，但他们只被告知：“港口拥挤。”乘客们等得厌倦，便返回开罗，宿在“康科德宾馆”。

当他们得知船被劫持时，已是深夜。没有更详细的情报，人们忐忑不安，而且渐渐沉默起来。

另一方面，在船上，暴徒们更加嚣张，乘客们越发惊慌不安。这期间，乘客中间出现了“反击一下如何”的议论。但是，暴徒们装备精良，而且许多乘客认为暴徒有十几个人，反击也无用，所以就没反击。

船终于靠近了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暴徒们向叙利亚当局要求在港口停靠，但对方迟迟没有答复。他们又向驻大马士革的美国大使和意大利大使提出请求，要求进行以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 51 名同胞为目的的谈判。但也没马上得到答复。

严重的事态，终于在 8 日发生了。

黎巴嫩的广播局监听到暴徒威胁乘客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情形。

中午 12 点 30 分，暴徒们恐吓说：“如果大使的答复不来，将发生重大事件。”在 12 点 32 分又说：“不能等了，把刚才定下的下午 4 点的期限改在 1 点。”又在 12 点 58 分说：“再也不能等了，第一名乘客要在 1 点杀掉，国籍和名字以后通知。”1 点 26 分，又说：“谈判进展如何？如没有进展，就杀第二名乘客，我们并不缺少可杀的乘客。”

黎巴嫩的另一广播局听过这样的话：“击穿了第一个旅客的头，并把他抛到了海里，夫人在哭泣。”

暴徒们大概一边在进行这些仪式，一边在炫耀他们的认真和残忍。后来才知道，他这样命令利昂和玛里琳：“玛里琳滚开！”“利昂留下！”硬是把两人分开。不久，传来一声枪响，就宣告了利昂的末日，与丈夫分开的玛里琳再也没有能见到自己的丈夫。

玛里琳和朋友们，在 24 小时中，担心利昂的生命，一时一刻也没能够得到宁静。后来在暴徒们投降之后，玛里琳找遍了船内的每一个角落，也未找到自己的丈夫。一位乘客说：“一个暴徒穿着被血染红了的裤子。”另一名乘客说：“枪响之后，就听到了‘扑通’的落水声。”

据后来意大利驻埃及大使推测说：“首先，暴徒连轮椅带人把利昂推到船舷，然后击穿了他的头，在他摇摇欲坠时，把他连同轮椅一起抛进了大海。”

杀害利昂之后，浑身血污的暴徒又窜上船桥，告诉船长，他已杀了一名乘客，又叫嚷：“你通知塔尔图斯的叙利亚当局，第二名人质是米尔德里德小姐。”

奥地利妇女安娜·哈兰格纳不见了，船内纷纷议论她已被杀害，但是她却安然无恙。据说，在暴徒劫船的时候，她恰巧被击倒在阶梯旁。她挣扎着爬到一间没有上锁的舱房，在床上和厕所里平静地度过了两天。

叙利亚最后拒绝了“阿基利·劳罗号”进入其领海。塞浦路斯也同样如此，暴徒们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所有的政府都不愿意被卷进这个事件。

10 月 8 日下午 7 点，游船起锚离开叙利亚海面，又驶向塞德港。暴徒中一个自称奥曼，被认为是头目的人，大概害怕被反劫持，告诉船长：“要炸毁、击落一切靠近我们的船只和飞机。”

船在黑暗中静静地前进着。船长对各个有可能参加求援活动的方面通报说：“我们都很安全，不久将获释，不要为了求援而靠近船只。”他关照各方不要因不小心而引起摩擦。

经过安全的海上航行后，9 日上午 6 点，“阿基利·劳罗号”出现在塞德港外 15 英里的海面上。

2、地中海的交易

埃及外交部在事件一开始，为了解决这次事件而做了巨大的努力。

对 PLO 来说，这次事件似乎是出乎意料之外。在突尼斯的阿拉法特主席派亲信阿尔哈桑到埃及与驻开罗的官员阿尔克德拉一起同暴徒们进行谈判。PLF 总书记阿巴斯也为参加谈判从突尼斯来到开罗。这个以阿布尔·阿巴斯名字而闻名于世的人似乎在暴徒那里颇有威信。

埃及当局、PLO、PLF 同暴徒们一起在船上做了磋商。

暴徒们欢迎阿巴斯登船，说：“队长，能听到您的声音，太高兴啦。”阿巴斯说：“你们如果投降，埃及政府将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并帮你们逃往国外。”并指示他们释放游船。

四个暴徒听从了他的指示，在黄昏前 5 点改乘一艘拖轮登陆，向埃及当局投降。

在港口的入口处，暴徒们昂首挺胸地穿过记者们的包围。而且，在 30 小时后出现在西西里岛以前，一直没有在新闻报道界面前

露面。原来，他们同阿巴斯一起躲进开罗谢拉顿旅馆休息，并在后来偷偷离开了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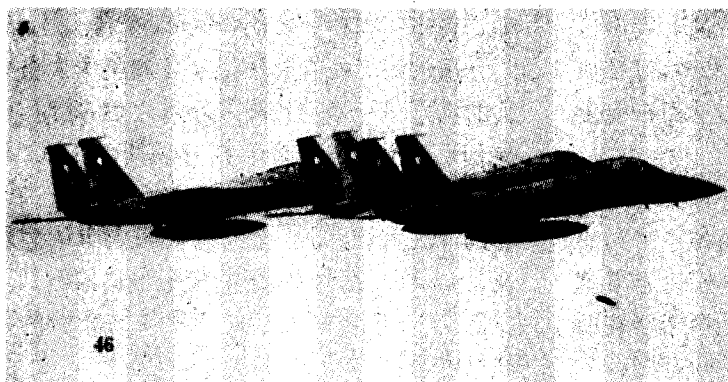
自此，以地中海为舞台的为时三天的劫船事件宣告结束。

埃及副总理兼外长阿伦斯，在暴徒全部投降后不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四名暴徒全部投降，他们将离开埃及到国外去。他们的投降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人质全部获释（实际有一人死亡）。”此时，阿基利·劳罗号正驶向塞德港，预定 7 点入港。

在纽约，利昂的两个孩子，莉萨和伊尔萨几天以来一直对父母的安危放心不下。当国务院告知他们的双亲和其他乘客都平安无事时，两人和亲戚朋友一起，喝起了香槟酒，高兴异常。但几小时后，当电话里传来他父亲生死不明的消息时，二人由喜悦转而变为不安。

美国国务院负责人在 8 日下午听到了“阿基利·劳罗号”上有一名美国人被杀害的消息。一直为情报纷繁而又不确切大伤脑筋的国务院，当晚立即指示驻埃及大使尼古拉斯，要他亲自到“阿斯利·劳罗号”上，弄清楚美国人是否安全。大使同意大利、奥地利、西德的大使馆人员一起深夜乘汽艇来到了船上，





经过一番详细调查之后,大使用无线电叫通了大使馆,告知说,利昂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面上被杀害。

接着,大使对馆员提出两点要求:“以我的名义同埃及外长通话,也许他们还不知情,将我刚才说的,以及现场发生的事,告知外长,而且要强调我们期待埃及政府对暴徒进行惩罚”;“同华盛顿通话,报告我所调查的结果。”

事实上,当天暴徒曾将米尔德里德的护照拿给船长看,并说:“她还活着,但你要告诉叙利亚当局已杀掉了两个人。”接着又把枪口对着聚在一起的人们威胁说:“谁说真话就杀掉谁。”

10日凌晨,马里琳因受打击而神志模糊,但她仍拭着眼泪接通了华盛顿家里的电话,告诉孩子们父亲已死。

翌日,即11日,在悲伤的气氛中,包括她在内的二十几名美国人乘军用专机由开罗经西西里岛回国。

12日,接受过埃及政府调查的“阿基利·劳罗号”中止了继续航行,返回意大利。

鉴于这个事件,鉴于本国国籍的船只遭劫持的严重性,意大利政府决定派出几艘舰只和必要数量的飞机充当警戒。接着,为了预

防“阿基利·劳罗号”进入塞浦路斯港,又向阿克罗蒂里的英国空军基地派去了4架直升机,以救出被动人员。

克拉克西总理为了同PLO的阿拉法特协商,也打算飞抵突尼斯。

美国第6舰队匆匆忙忙让旗舰“科罗纳多号”从那不勒斯附近急驶出事的海域。事实上美国甚至研究过营救乘客的作战。

据NBC、CBS两家电视台广播,美国在“阿基利·劳罗号”8日离开叙利亚领海时,已决定派遣秘密反恐怖部队“三角洲突击队”和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海豹突击队”。如果同暴徒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将预定在9日夜实施营救作战。

“三角洲突击队”是美国尚未正式公布过的秘密反恐怖特种部队,创建于1980年。但迄今为止,尚未出动过。

“海豹突击队”是由空降兵和蛙人组成的,是海上作战用的特种部队。

据说,如果进行营救,预定首先在船上实施空降,然后用直升机进行突袭。为了支援这次作战,在地中海的航母“萨拉托加号”、驱逐舰“斯科特号”也正在待命中。

美国为了监视“阿基利·劳罗号”,又出动了U-2高空侦察机和直升机。

对于这条广播消息,美国五角大楼拒绝回答。但里根总统前天在芝加哥说:“我们已经考虑过对策,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暴徒投降了。”暗示,虽然做好了准备,然而未能出击。

这个作为第一次劫船的事件虽曾喧闹一时,但就暴徒而言,他们爽快地抛掉了当初的要求,只杀了一位乘客而没取得任何成果就结束了。其原因首先可以认为是由于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内部矛盾和派系间的争斗吧。

暴徒们属于稍激进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PLF),他们只是想破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及阿拉伯温和国家同约旦侯赛因国王之间,正在为中东的和平进行共同的努力。

虽然 PLO 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与事件无关,并派员参加了谈判,但最后还是因 PLF 的阿巴斯的领导得力,而被甩在了左边。作为 PLO 来说,由于是关系不坏的意大利籍船只,也由于是在埃及近海发生的事件,曾一度表现出想解决问题的姿态,但终没能取得主导权。

暴徒们曾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 51 名游击队员,他们也许只是向世界宣告以色列关押着众多的巴勒斯坦人而已。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是对以色列空军 F-15 飞机 10 月 1 日对 PLO 总部轰炸的报复,但从 PLO 与 PLF 的关系来看,这是不正确的。毋宁说,在人们集中谴责以色列的野蛮行动之际,倒使这种谴责转移到了巴勒斯坦游击队身上。

这样大肆报道的事件,能在短期内并以牺牲一个人代价获得解决,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作为外交问题来说,美国与埃及之间却结下了微妙的芥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10 月 4 日答电视采访时说:“人质全都平安无事,暴徒离开埃及。”但美国却说:“埃及虽知

道有一名美国人被害,却答应让他们逃到国外,”表明了强烈的不满。

虽然穆巴拉克总统说:“得到美国人被杀害的消息是在暴徒投降几小时之后,此时,暴徒们已逃到国外(暗示在突尼斯的 PLO 总部)。假如在投降时就知道被害的事,解决问题的形式就会不同,但消息灵通人士认为埃及是知道的。据说,美国的情报当局监听到了埃及与 PLF 之间关于处理暴徒的交涉的无线电电讯。

事实上,暴徒们是在 10 日深夜乘埃及的波音 737 飞往海外的。

里根总统 10 日在芝加哥发表讲话说:“已要求阿拉法特引渡暴徒。”而以色列的佩雷斯总理在这一谈到被杀害的犹太人是犹太血统时说:“不能允许巴勒斯坦的行动,这是歧视犹太人的新的浪潮,”并谴责了埃及支持暴徒出逃,声明保留报复的权利。

3、一个危险而又奇特的方案

就在暴徒要求释放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威胁如不答应就炸死乘客和炸毁游船的时候,在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保密局(NSA)已经抓住了事件的梗概。因为美国有一套被称为“闸板”的世界性反恐怖电子计算机网络,发生恐怖时,可以随时收集情报。

国务院为了调查乘坐“阿斯利·劳罗号”的美国人的人数和安全状况,立即成立了危机处理中心。前不久,为处理墨西哥地震而设置的专用线也转换用来询问乘客们的安危状况。

国防部也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暴徒投降,营救乘客的计划没能实现,下一步就是

美国方面如何逮捕暴徒了。

美国政府从9日夜到10日,为了研究阻止“阿基利·劳罗号”上的暴徒逃窜,在白宫召集了恐怖对策小组开会。会议主席是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鲍维尔。

久拖不决的会议在凌晨8时(美国东部夏季时间以下同),似乎就要结束了,但白宫却笼罩在一片沉闷的空气之中。

原来,美国驻埃及大使来电说,穆巴拉克发表了一项声明:“阿基利·劳罗号”劫持犯已到国外,我不知道利昂被害,特为死者祈祷。”这条消息使美国已实施的企图缉拿暴徒的计划遭到了挫折。

大使建议里根总统同穆巴拉克通话或打电报,而舒尔茨国务卿也想直接同穆巴拉克总统接触。但是穆巴拉克却回避直接接触,而让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去处理。

会议结束后,一名成员正想同主席谈点什么的时候,安全事务助理以一种沮丧的口吻嘀咕道:“似乎一切都完了。”

一直密切注视着南地中海“阿基利·劳罗号”事态进展和埃及动向的情报当局也放慢了这个地区的工作,就是说,地中海的紧张程度已经下降,现实情报的处理和分析不再进行,对上司的报告也告中止。

正在西西里岛上的西古乃拉美军基地待命的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除留下一部分外,也返回了直布罗陀基地。

但是,会议的参加者们并未因此而死心,决定再次彻底核实情报的真伪。20分钟以后,一个重大的情报被发现了。原来暴徒们仍在埃及,而且不久将由空路逃往国外。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穆巴拉克就是撒了个弥天大谎。

里根政府的担任秘密作战的老手、负责同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联系的奥利瓦·诺斯不禁欢欣雀跃。立刻来到总统安全事务助理

处,报告:“暴徒似乎仍在埃及。”顾问当即指示情报当局,让他们再一次核实此情。

中央情报局负责恐怖情报的官员艾伦又从头翻开了所有的资料加以研究。一小时以后,艾伦发现暴徒仍在埃及,而且无论是埃及还是PLO都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暴徒。

在白宫,诺斯中校想出一个危险而又奇特的方案。他问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你知道击落(日本)山本司令官座机的战斗吗?”原来他想起在第二次大战中的南太平洋拉包尔前线,在零式战斗的保护下,前往前线视察的日本海军司令官座机一式陆上攻击机遭到美军P-38战斗机的伏击,而被击落的那件事。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鲍维尔回答:“你等一下,民用飞机是不能击落的呀。”诺斯说:“这当然,但有两个方法。一是让友好国家干(指以色列),另一个就是让其强行着陆。”“那去哪儿呢?”诺斯回答:“西西里岛的西古乃拉基地。”助理马上表示赞成:“好,研究一下看。”

诺斯中校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恐怖小组负责人莫莱海军中将,报告了自己的想法。

莫莱中将回答说:“我考虑一下。”不久,他招呼诺斯说:“让第6舰队干。”于是,莫莱、诺斯对策小组立刻在作战室着手研究具体实施方案。就是说,为了在暴徒从埃及乘飞机逃窜时予以拿获,舰载机要在克里特海面上空设伏。

在此以前,美国从未经历过用军用机使民航机强行着陆的实例,因此是相当冒险的。

作战方案的制定工作正在慎重地进行着。送到作战室来的新情报都要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保密局核准。情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在国务院,负责政务的助理国务卿阿马克斯和负责近东方面的助理国务卿也就战争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作了估价。

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的结果,向新任议会主席克劳作了报告。当然,克劳主席回答:“第6舰队的作战是可能的应该实施。”

整个上午,美国政府一直掌握着暴徒仍在埃及国内的情报,情报当局探听到逃跑用的飞机现仍在开罗东部的阿尔马扎空军基地,待命的飞机是埃及航空公司的波音737。不但知道飞机的号码,而且还知道机长的姓名。飞行的目的地,似乎是突尼斯。

诺斯中校向鲍维尔主席说明了截击的方法和步骤。

就是说,让地中海上的“萨拉托加号”航母上的F-14飞机和E-2C预警机起飞,在克里特岛海面拦截暴徒所乘的飞机,并强制其在西西里岛着陆,让从直布罗陀招回的“海豹”特种部队突入该岛。

此时,里根总统正坐着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为讨论税制问题而去了芝加哥。上午11点30分(当地时间下午5点30分),诺斯叫通了正跟随着总统的安全保障顾问罗伯特,用秘密通信装置报告了“空中埋伏,强制着陆的方案”,并要求得到总统的批准。

里根总统同里甘助理在芝加哥郊外的费尔德的一个面包店刚刚用过午饭。听了罗伯特汇报的作战概要后,里根总统原则表示同意。但决定在弄清危险程度以后再定夺,而保留最后批准权。

罗伯特又接通了鲍维尔的电话,告知他说:“总统已经允诺,但想

更详细地了解特别是想了解关于飞行员的安全问题,并根据其结果,予以最后批准。”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具体的计划作了进一步的推敲。莫莱中将与诺斯中校通过秘密通信装置再次报告了罗伯特,总统也十分满意。

刚才已经谈到,国务院对作战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是相当慎重的。在下决心作战时,存在着三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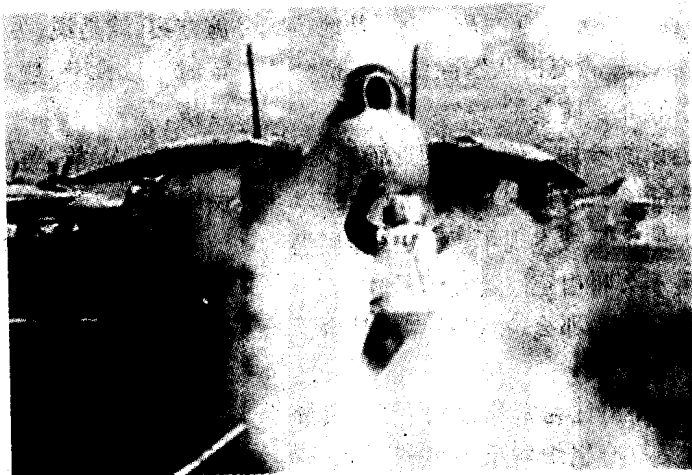
一是,这将给埃及和阿拉伯激进国家和稳健国家之间造成怎样的影响?二是,美国和埃及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怎样?三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将会变得怎样?

总之,国务院认为缉拿暴徒利大于弊,而且认为还可通过作战而减轻穆巴拉克总统的责任,因而表示赞成。

然而,国防部本身对作战却并不感兴趣,国防部长温伯格、副部长塔夫托四世两人都持消极态度。

国防部长赴加拿大的渥太华访问途中,在缅因州的巴·哈伯山庄落脚时,给里根总统挂了电话,要求里根考虑同埃及的关系,慎重处理。

为了保证正在制定的作战计划的秘密,军方作了最周密的安排,他们对将成为着陆



地点的意大利当局也没有通报此情。

4、克里特岛 F-14 战斗机布下的伏网

在当地时间 10 日下午 7 点(美国东部夏季时间下午 1 点以下同),正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附近的亚得里亚海域游弋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宙宙盾号”等 25 艘舰只已进入了临战状态。

本土的情报局一直在不断地分析着埃及、地中海的情报。

正坐在从芝加哥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的美国总统里根已经知道,暴徒们乘坐的 737 飞机将在不久飞离埃及。他知道此次作战存在着许多危险,但最后还是决心不惜一战。不巧,空军一号的秘密通讯装置出了故障,总统不得不公开给国防部长下达命令。

事到如今,国防部长温伯格仍是极其慎重的,他不无消极地说:“对非武装的民航飞机虽然属于恐吓射击,也是不好的。”总统指示说,实施作战时,要注意不要伤害无辜的人们。大约是肩上的重负已卸,总统对同机的记者团发表讲话时透露,曾有过营救“阿基利·劳罗号”乘客的计划。

对“萨拉托加号”下达最后的命令是在下午 8 点(午后 2 点)以后。

8 点 15 分,2 架 E-2C 预警机首先起飞,接着 4 架 F-14 战斗机,1 架 EA-6B 电子干扰机也离舰,飞往克里特岛上空的待命空域。但当得知埃及飞机尚未起飞时,战斗机暂时又飞回航空母舰。

下午 9 点刚过,情报当局获取了暴徒们在 10 分钟前抵达开罗附近的阿尔马扎空军基地的情报。

下午 10 点 10 分(下午 4 点 10 分),波音

737 飞机提出了飞往阿尔及利亚的计划,然后起飞升空。暴徒们由埃及政府官员陪同。

正在进行无线监听的 E-2C 机,3 分钟后就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不久,F-14 战斗机和支援队又从“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包括空中加油机在内的一场大规模空中截击战终于开始了。

飞行部队向克里特岛南部的警戒地点飞去,呈门形阵势,张网等待着从埃及方向来的波音 737。

美国政府就缉拿暴徒问题,仍在继续掂着有关法律条文。

里根总统给突尼斯总统哈比布拍发了电报,电报说:“劫持‘阿基利·劳罗号’的暴徒乘坐的飞机提出了在阿尔及利亚着陆的计划,但飞往突尼斯的可能性极大,届时,不要让其着陆。”但也有情报说,目的地是雅典或贝鲁特,总统也给希腊和黎巴嫩拍发了同样的电报。事实上,波音 737 确实曾要求允许在突尼斯和雅典着陆,但都被拒绝了。

埃及飞机在起飞后约 45 分钟,飞抵克里特岛以南 155 公里处,高度为 1 万米,速度为 400 海里。不知不觉之间钻进了 F-14 战斗机布下的伏网。

F-14 战斗机一开始就熄了灯,在整个座舱处于一片黑暗的情况下,悄悄地从波音机后方靠近,就像狮子追踪猎物似的。机内的人们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紧接着 F-14 一齐亮了灯,扑向波音 737 机的两翼。

机长似乎终于觉察到自己受到拦截,F-14 也感觉到机组乘务人员和暴徒们的慌乱。波音飞机为了寻求开罗方面的指示,不断地拨着拨号盘,调着频率,但无论如何也通联不成,只能听到杂音。这是因为电子干扰机对着波音飞机的频率,实行无线电干扰的结果。

11 点 30 分(下午 5 点 30 分),E-2C 命